

阿布扎比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 & ASO/NRO
格林威治恒星时 2017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 — 8:30 时至 9:30 时
ICANN60 | 阿联酋阿布扎比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大家早上好。本次会议是 ICANN 董事会与 ASO 联合召开的，我是罗恩·达席尔瓦，是 ASO 任命的 ICANN 董事会成员之一。我们先从沿着讲台依次自我介绍开始。从里纳利亚开始吧。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上午好。我是 ICANN 董事会成员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上午好。谢林·查拉比，ICANN 董事会成员。

露丝薇斯·范德朗

(LOUSEWIES VAN DER LAAN): 大家好。露丝薇斯·范德朗，ICANN 董事会成员。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赫尔夫·克莱门特

(HERVE CLEMENT):

上午好，我是赫尔夫·克莱门特。我来自 RIPE NCC 董事会，从明年 1 月 1 日起将加入 ASO AC。

卡勒德·库巴

(KHALED KOUBAA):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卡勒德·库巴，董事会成员。

凯文·布隆伯格

(KEVIN BLUMBERG):

凯文·布隆伯格，来自 ASO AC。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史蒂夫·克罗克，ICANN 董事会。

艾伦·巴雷特

(ALAN BARRETT):

我是 AfriNIC 的首席执行官艾伦·巴雷特。

前村昌纪

(AKINORI MAEMURA):

前村昌纪，地址支持组织任命的 ICANN 董事会成员。

奥斯卡·罗伯斯

(OSCAR ROBLES): 奥斯卡·罗伯斯, LACNIC 执行董事。

哈特穆特·格拉泽

(HARTMUT GLASER): 哈特穆特·格拉泽, LACNIC ASO 代表。

阿克塞尔·鲍里克

(ALXEL PAWLIK): 阿克塞尔·鲍里克, RIPE NCC 总经理。

布拉杰什·杰恩

(BRAJESH JAIN): 布拉杰什·杰恩, ASO AC 成员, 来自 APNIC 地区。

利托·伊瓦拉

(LITO IBARRA): 利托·伊瓦拉, ICANN 董事会、LACNIC 董事会。

巴勃罗·伊诺霍萨

(PABLO HINOJOSA): 巴勃罗·伊诺霍萨, APNIC 员工。

藤崎智宏

(TOMOHIRO FUJISAKI): 上午好，我是藤崎智宏，ASO AC 成员，来自 APNIC 地区。

豪尔赫·维拉

(JORGE VILLA): (听不清) 早上好。我是豪尔赫·维拉，ASO 代表，来自 (听不清) 地区。

菲利兹·伊玛兹

(FILIZ YILMAZ): 菲利兹·伊玛兹，ASO AC 主席。

罗恩·达席尔瓦:

非常好。非常感谢，再次向各位问好。

大家有问题吗？可以打开幻灯片吗？在这之前还有其他事情吗？很好。

首先，ASO 有一个问题问 ICANN 董事会，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董事会对 ASO 的几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是：ICANN 董事会是否审核了近期完成的 ASO 审核最终报告？有什么想法或意见吗？因为 NRO EC 已经开始讨论其中包含的建议和后续措施了。

我想让里纳利亚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吗？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

拉辛：

好的。答案有点令人失望。董事会还没有查看 ASO 审核成果，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收到需要 ICANN 董事会审核的相关文档。你们并没有正式发给我们。很抱歉，ICANN 是一个相当官僚的组织，有既定的程序，如果没有按程序走，就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想针对如何推进这件事提几个建议。艾伦·巴雷特，在开幕式上，我想你提到了 NRO 将对最终报告中的建议进行评估，这些评估将会征询公众意见，对吗？

艾伦·巴雷特：

是的，很对。NRO EC 正在查看包含 18 条具体建议的报告，NRO EC 将考虑每一条建议，并拟定行动提案。然后，我们的提案将在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的社群内征询公众意见。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

拉辛：

非常好。为了完成审核期，这是我们的建议，在完成所有这些工作后，请立即将最终报告、对建议的评估以及公众意见的结果发给我们，然后再收集所有有关需要 ICANN 提供支持或资源的实施措施的信息，以便董事会通过我现在负责的委员会和卡勒德将接管的组织效率委员会，评估需要 ICANN 支持组织的内容，进而接受最终报告。

这是我们在向前推进方面的建议。这样做可以履行董事会对 ASO 审核流程的义务。而且这也符合第一次 ASO 审核的要

求，即董事会接受导致进行此次审核的最终执行计划。我们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按照 ICANN 的组织审核流程，将提交最终报告及所有其他相关信息，以此再一次启动下一个五年审核的时钟。

艾伦·巴雷特： 谢谢里纳利亚。言之有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
拉辛：

非常感谢。

前村昌纪：

我是前村昌纪。我想做个回应，其实不是从董事会开始的，我确实很高兴看到独立审核人提交了 ASO 审核最终报告，然后我与其他董事会成员一起，有兴趣观察了 RIR 的讨论。例如，最近的 RIPE 会议，实际上公众向委员会介绍过最终报告已经出来了，现在正在考虑中。在六月份的 APNIC 会议上，他们召开了公共协商会议，然后就如何实施或如何解读最终报告以改进 ASO 本身进行了很好的讨论。

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为改进 ASO 进行了如此有效的讨论。

非常感谢。

罗恩·达席尔瓦： 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当艾伦提到的时候，我们正在查看报告和建议，我们正在考虑这些内容，因为作为 NRO Ec，我们当然是要这样做的，要和 ASO AC 密切合作和协调。就讲这一点。

罗恩·达席尔瓦： 布拉杰什。

布拉杰什·杰恩： 谢谢。我是布拉杰什·杰恩。补充一下刚刚（听不清），在 APNIC，我们设立了一个特殊利益团体，以便讨论社群（听不清）。

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菲利兹。

菲利兹·伊玛兹： 只是跟进一下阿克塞尔所说的，是的，NRO EC，NRO 的执行委员会，他们已经审核了报告中提出的几条建议，现在我们正在查看，我们作为 ASO AC 正在经历类似的流程。然后，合并在一起提供给社群。

所以不仅是 NRO EC，还与 ASO AC 进行了协商。值得注意的是，社群只是尝试的一部分。

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很好。谢谢。还有人要发言吗，艾伦？没有了？

可以回到上一张幻灯片吗？

这里有几个董事会向 ASO 提出的问题。第一，ASO 或更广泛地说，RIR 社群正在处理哪些关键问题和主题？第二，你们对 GDPR 以及如何缓解有什么担忧？

可以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吗？艾伦。

艾伦·巴雷特：

好的。我来试着解答一下。在 ICANN 方面，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就是 ASO 审核，我们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不断任命董事会成员的流程，我们参与了几个 ICANN 相关委员会的工作。这个我单独说。还有 ITHI 项目，衡量互联网标识符的健康状况。我们正在与社群和员工一起研究在号码系统的健康相关问题，我们可以衡量哪些东西。这是与 ICANN 首席技术官办公室合作开展的。

更一般地说，如果看看 RIR 而不是 — 在 ICANN 系统之外，我们将继续努力处理 IPv4 耗尽与 IPv6 推广的问题，并且通常只是为了让互联网良好运行。

罗恩·达席尔瓦：

我忍不住要插一句，席位 9 的选拔流程已经提出好几次了，有人问我这是否意味着我快要下台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在 ASO，无论是否有人上台，对于席位 9，每三年都要执行一次这个流程；也就是说会征集提名，会评估。所以，并不能保证所选的董事会成员一定会上台。他们必须再次经历同样的审查程序，并与其他申请人和相关方进行比较。

只是因为它被提出来了，我不知道回答了多少次，“哦，你要下台了吗？”不，不，我还没有下台。这是 ASO 选拔其董事会成员必经的正常流程。三年前我也经历过相同的流程，最后我被选中了，所以这是正常程序的结果。但是也很有可能，ASO 将决定挑选其他人，这也是程序的一部分。

我记得你提到过。

谢谢。

对于 ASO 正在处理的关键领域，还有人要发言吗？布拉杰什。

布拉杰什·杰恩：

布拉杰什·杰恩。至少在 APNIC 中从未讨论过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IPv6 分配是自由的还是限制的？四年后它会不会停止发行？考虑到物联网，它们正在抛出 500 亿台甚至更多设备。

所以要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只应根据需要进行分配？一个人能获得四个地址、八个地址，还是我们用 /64 或 /56 进行限制，或使用其他方法？这是正在进行的非常有趣的讨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我发现这个特别的话题很容易让人想起 20 年前一个不同的协议 IPv4，大家对这个协议议论纷纷，如果今天分配的地址数量过于自由，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它用完。这件事似乎已经发生了。

也许我们已经吸取了一些教训，当我们在 RIR 社群进行讨论并制定政策时，人们会记住我们如何处理 v4 的一些分配策略，并在 v6 的分配策略中应用一些相同的原则。

前村昌纪。

前村昌纪：

我是前村昌纪。

我非常想与大家分享，但最好还是澄清一下，IP 号码的分配和分配政策基本上是基于区域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的讨论。如果需要考虑从 IANA 到 RIR 的分配，那么这将作为全球政策提案进行讨论。

我们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所以，你的问题，布拉杰什，其实是我们的问题。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吗？

布拉杰什·杰恩：

实际上没有。我只是想，既然我们在谈论这个话题，问题是 ASO AC 是如何参与进来的。作为 ASO AC 成员，其中一个相关活动就是 IPv6 的分配。

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凯文。

凯文·布隆伯格：

凯文·布隆伯格，来自 ARIN 地区 ASO AC。

前几天，前村昌纪真的问过我，将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全球政策？真的，IPv6 可能会有这样的政策。当你谈到 IANA 如何向 RIR 提供空间的时候，无论是更自由还是更宽松，还是号码在使用方面发生了变化等等，在某些情况下，根据 IPv6 的演

变及其使用情况，都可能会有与之相关的全球政策。这很有可能。但它是什么，显然我们还不知道。

罗恩·达席尔瓦：

前村昌纪。

前村昌纪：

好的，非常感谢你，凯文。我记得几年前，那时我还活跃在 APNIC，我们讨论了 IPv6 分配政策的修订，当时分配采用 /48 固定长度。那个时候，讨论也达成了共识。它由 RIR 决定，也就是说从 /48 到 /64 的可变长度。我记得主要是因为 IPv6 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地址空间。但是，它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空间。我们从未想过要如何使用它，在这之后，我们知道应该保守使用 IPv6。

也许我们今后会有相当多的讨论。物联网就是一个未来讨论的主题。对于 IP 地址的使用，我们将发生巨大的改变。

所以在那一点上我同意，凯文。

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菲利兹。

菲利兹·伊玛兹：

谢谢，罗恩。来来回回就是这一个有趣的主题。我只想说清楚，地区注册管理机构分配规程或区域政策与全球政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实际上，也是为了受众的利益，我们在这里记录，最好记得所有这些分配政策其实都是基于行业的需求。没有人提出来，好吧，我们挑一个号码用吧，这是多年前的引导分配政策，没有人知道 IPv6 的启用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对吗？而这些年来，仍然想要找出答案。所以我只想指出，无论规模有多大，实际上都来自于社群，运营商是否会指出可用的数量有限。事实上，IPv6 RIR 成员或 RIR 分配数量过去就调整过。

当然，IANA 对 RIR 的分配也是如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所有地区，大小都需要调整，那么它就会成为全球性政策。然后在这个论坛上，作为 SO/AC，将会传入一些信息。否则，这就是一种严格的地区性方法，特别是在 /64、/48 上，运营商在其地区内如何对客户和用户进行分配。

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我觉得有趣的是，我们正在 RIR 和 SO 内讨论 v6 的分配政策，它们应该有多大？其次，出于空间的原因，是否基于需求。

我对接下来的事情比较好奇，想看看是否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在 v4 空间里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应不应该制定一个回收

政策，如果发放了太多空间，可以把它收回来。所以我会拭目以待。但是这些都是 20 年前我们讨论过的内容。然后它用完了。我们摆脱了基于需求的政策，创建了一个 v4 转让市场。

没错，是有一大堆 v6 地址。但是，如果开始数十亿地发放出去，也许我们会再一次遇到同样的问题。

GDPR。我们可以跳到这里吗？

史蒂夫·克罗克： 不。

罗恩·达席尔瓦： 可以，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GDPR，非常有意思。本周也提到了这个主题。显然，RIR 对此很感兴趣，我们也很愿意讨论。特别是 RIPE NCC，我们都在欧洲。这确实打击了我们。

我非常高兴想起了一些往事。我们在大约 10 年与社群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甚至还组建了一个由社群主导的数据保护任务组，审查注册管理机构数据以及要保护的内容和要公开的内容等等。

我们在大约 10 年前就做过类似的事情。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很高兴，我昨天遇到了跃然 (Goran)，并

对我们的想法进行了一些调整。也许 RIR 的主要主题是号码、WHOIS，注册数据对于互联网的运营至关重要，我们发现人们对互联网的运营也很重要。为了互联和互联网运行的需要，需要尽可能公开地提供这些数据。

罗恩·达席尔瓦：

露丝薇斯。

露丝薇斯·范德朗：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RIPE 有没有收到任何欧洲 DPA 的通知，说明你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可能是违法的？你正在看那边你的律师。第 29 条似乎很有意思，工作组一直在处理这些问题。他们只是没有发现你们吗？你们是否遵守了规定，其他人都可以向你们学习？

阿克塞尔·鲍里克：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尽可能地与当局、机构和监管我们的人进行协调。但是我们还没有高高地显示在他们的屏幕上。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走出去和他们交谈。对于 RIPE NCC 来说，这需要受到管理，期望也需要受到管理。

罗恩·达席尔瓦：

NRO 还有其他人要发言吗？没有了？好的。很好。谢谢。

我想占用一点时间向约翰问好。约翰·柯伦 (John Curran) 原定今天上午也要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但很意外，他不得不离开了。他错过了本次会议。抱歉？Paul (保罗) 也是一样。他还会到这儿来吗？

阿克塞尔·鲍里克：

我们出现了突发状况，NRO EC 也无能为力。我感觉很好，很高兴来到这里。但是，是的，保罗·威尔逊 (Paul Wilson) 原本也要来的。但他没法出行。跟约翰差不多。

保罗·达席尔瓦

(PAUL DA SILVA)：

噢，我的天。经验教训。千万别途径迪拜到阿布扎比。是的，向保罗问好。谢谢。

关于 ASO 还有其他主题、问题吗？前村昌纪。

前村昌纪：

非常感谢。我是前村昌纪。

我想问问 ASO 有关审核委员会的事情。我觉得（听不清）是否可以听听你们对移交后的新方案，主要是审查委员会，有什么看法？我们是否可以借鉴？

罗恩·达席尔瓦：

艾伦。

艾伦·巴雷特：

好的。我是艾伦·巴雷特。我来回答。IANA 号码服务审核委员会是在 IANA 移交期间成立的。该委员会中有三位成员，分别来自五个 RIR。它的工作是审查 IANA 号码绩效。我们是否可以从 ICANN 获得我们需要的与 IANA 服务的 SLA 合同有关的服务？而且，我认为应该规定每年通过电话召开两次会议。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将没有什么可做的。因为每个月从 PTI 获得这些精彩的报告都说一切都很好。我们正在满足我们的所有 SLA。

所以，只要这样下去，我认为审核委员会的工作就是一次次简单地正式报告一切正常。这个工作量很轻。我们有一位来自各 RIR 的员工和两位社群成员。在许多情况下，RIR 会任命相同的两名社群成员到审核委员会，因为他们已经被任命到 ASO AC。或许菲利兹知道更多关于审核委员会当前工作的信息。

菲利兹·伊玛兹：

艾伦，谢谢你的介绍。是的，审核委员会仍然在处理报告，2017 年的特殊报告。但是，自从新方案开始实施以来，我们已经就我们的运营程序达成共识，开始了我们的工作。

艾伦说得非常准确。我可以在上面盖章。

审核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去检查 SLA 的每一步。但是，它更加了解我们 RIR 与 IANA 和 PTI 互动的经验，这样我们才能提出建议，如果有任何事情需要征询社群的意见，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出建议，对吗？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正在与 RIR 合作。艾伦从审核小组的角度谈到的那个代表团就是对此事的体现。

有两位社群成员，也有从各个地区任命到委员会的第三方，由 RIR 员工引导我们了解他们的实际运营期望，以及是否遇到了问题，或问题是什么。在这方面，我们与 RIR 员工展开了密切合作。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个报告，以便我们结束这件事，说好的，遵循了流程，体验很好或者很坏。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说过。谢谢。

凯文·布隆伯格：

凯文·布隆伯格，来自 ASO AC。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任命，“任命”这个词。值得注意的是，ASO AC 有 15 名成员。其中十名由社群选出，五名被任命。对于审核委员会，委员会当中并没有任命的 ASO AC 成员。他们都是社群选出的 ASO AC 成员。

因此，虽然他们可能被指派参加 SLA 审核工作，但我只想澄清一下，因为“任命”的用法很多。

菲利兹·伊玛兹：

我想再解释一件事。从一开始，各个地区都是一样的。审核委员会中的那两名成员可以自由做出选择。

在某些地区，是 ASO AC 成员。他们需要经过各自地区的确认才能就任。我可以代表 RIPE 发言。

我相信其他地区已经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来任命或选择社群成员到审核委员会，这与 ASO AC 的任命或选拔流程完全不同。

罗恩·达席尔瓦： 非常好。还有人要就此发言吗？董事会还有其他人要说的吗？
前村昌纪。

前村昌纪： 是的，差不多。非常感谢审核委员会。分享移交后方案在一些资源上运行顺利真的很好。实际上，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查看我们是否了解事情的进展。所以非常感谢你分享这个。

同样地，我是否可以对其他支持组织针对赋权社群的行动提出质疑，这是另一个新的移交后方案。

罗恩·达席尔瓦： 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鲍里克： 赋权社群，是的，看看 ASO 审核报告，里面有不少内容，最后还有一个建议。

我们在 ASO 看到的情况是，工作量急剧增加，工作量比现在可能要多得多，或许这些工作我们曾经在 ICANN 内部做过。众所周知，我们的范围相当有限。我们的政策流程在我们自己的地区等 ICANN 之外运行。

一般来说，ASO 要任命董事会成员，负责协调全球政策制定流程，还要回答董事会提出的问题。

现在，随着新 ICANN 和新机构的建立，如赋权社群，工作量可能会大大增加。我们刚看到这种情况初现，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调整自己，以便进行应对。最后，审核报告中有一个更大建议，即考虑我们如何适应这个新的 ICANN 世界。有几个选项。但是我们必须和 AC 一起研究。我们必须与社群一起研究，并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一些流程来得出一些结论。我们正在研究这个方面。

前村昌纪：

非常感谢。

罗恩·达席尔瓦：

我觉得我们在工作量方面有一个话题，在我们昨天与 ALAC 开会时，有人提出志愿者非常辛苦。

谢林，你有意见吗？

谢林·查拉比：

抱歉。我们昨天与其中一个选区召开了会议，他们提到他们今年将更多地参与预算制定流程。我们其实非常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认为通过赋权社群，你们有权力拒绝预算。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社群最好能尽早地参与到流程中，因为你们肯定

比我们更了解市场。我们也有一个上限，也就是我们收到的资金，然后我们有非常详细的成本计划。

ASO 对此感兴趣吗？或者因为谅解备忘录，你们把它留给了社群的其他人？如果没有，那么你们会如何行使权力，或者可以开放讨论，看看如何...

阿克塞尔·鲍里克：

没错。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一个问题，并且要在小组内达成共识。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以前，20 年前，我们会与 ICANN 坐在一起，说你的预算是多少，IANA 会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的成本份额是多少？然后在某个时候，我们会同意支付这笔钱，所有事情都会被考虑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与 PTI 或者与 ICANN 一起建立的 SLA，同时也贯穿于 PTI。我对此相当高兴。

但是，当然，正如你所说的，赋权社群赋予了我们采取行动的权利，我们想要考虑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什么。但我们没有 一是的，跃然？

马跃然 (GORAN MARBY)：

SLA 是与 ICANN 订立的，不是 PTI。非常感谢。

阿克塞尔·鲍里克：

好的，谢谢你。

谢林·查拉比： 抱歉。补充一点，你说你更多地参与制定了 PTI 预算，而不是大的 ICANN 预算，PTI 只是其中一部分？

阿克塞尔·鲍里克： 目前，我们还没有过多地参与任何预算的制定。我们与 ICANN 针对过去常说的 IANA 服务签订了合同。我们有一个协议，那就是我们目前要参与的部分。我们偶尔也会看看其他的预算，但是到现在我记得，过去几年里，我们还没有那么做。我们参加了会议，了解了一般 ICANN 预算的一些信息，但至今我们对此没有什么大的意见。

我们需要在 ASO 审核流程中再次审视这个问题，看看我们想要如何参与。

罗恩·达席尔瓦： 这可能是对前村昌纪所问的 ASO 和 NRO 当前工作进行评估的一个例子，对赋权社群的额外期望，以及移交后的 ICANN，将如何解决和安排志愿者的工作，如何安排这些工作的优先次序，对吗？我认为 ASO 目前正在进行这个过程。

我们专门请来了 PTI 的主席，我想让她对这个话题发表意见。
爱丽丝。

爱丽丝·格里琪

(ELISE GERICH):

我是爱丽丝·格里琪，我想说因为在 PTI、IANA 和 ICANN 的预算制定过程中存在很多混乱。在我们 PTI 的一周年活动上，我试着谈论过这件事。

但是，根据 PTI 章程以及我们与 ICANN 签订的合同，我们必须制定预算。社群在 ICANN 的预算制定之前就详细说明了这一点。而现在，我们制定了一个 PTI 预算来征询公众意见，我们已经要求大家在 11 月 26 日评议期结束之前发表意见。

然后，该预算将被纳入 ICANN 预算内的 IANA 预算中。IANA 预算也会立刻发出来征询公众意见。因此，PTI 预算可以是完整的 IANA 预算，也可以只是 IANA 预算的一部分，因为 IANA 预算是 ICANN 内为 PTI 预算提供资金的工具。之后也会立即发出来征询公众意见，评议期将于 11 月 26 日结束，届时将作为 ICANN 预算的一部分供赋权社群进行审核。

所以，我只是想说这里有三个预算。PTI 有一个预算，交给 PTI 董事会，他们会进行审核。我们会把它发出来征询公众意见。当 PTI 董事会批准 PTI 预算后，它将作为 IANA 预算的一部分提交给 ICANN，届时 IANA 预算将被纳入到 ICANN 预算中，ICANN 董事会将开始他们的工作。

我希望这样说能够澄清我们一直在努力制定的所有预算。

最后一点，PTI 被要求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在制定预算时咨询社群的意见。这是我们第一年进行一些非正式磋商。我跟在座有

一些人直接谈论过，你们在即将到来的 2019 财年预算中可能会看到的内容。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说你做得很好，请继续做下去。

莱斯利 (Leslie) 向我们提了一个意见，如果她还在这里的话。她说，我们应该多看看有关我们采取的反向 DNS 流程的文件。但除此之外，号码社群的成员对于我们在 2019 财年要开展的一些新项目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感谢大家听完我的发言。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爱丽丝。

谢林，交回给你。你满意吗？

谢林·查拉比：

阿克塞尔在笑。

阿克塞尔·鲍里克：

这是一个很棒的流程。它是精心制作的，非常灵活。我很崇拜。

[笑声]

罗恩·达席尔瓦：

再问一次，董事会还有问题要问 ASO 吗？也可以提不同的主题。露丝薇斯。

露丝薇斯·范德朗：

我想问一些关于 RIR 社群对 ICANN 社群其他部分参与情况的问题，因为我对 RIR 的印象非常深刻，它非常独立，组织性很好。在我们与 LACNIC 董事会开会的时候，也很清楚你们的资源有限，而且你们非常有选择性地选择参与和不参与的活动。

现在，我发现在社群的某些部分，特别是在 GAC 中，缺乏技术知识。刚刚新加入了 15 名 GAC 成员。人员流动率很高。

是否有统一的方法可以让 RIR 社群与社群其他部分共享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知识？你们是否鼓励他们来参加你们的会议等活动？因为我认为我们越能让社群的不同部分脱离他们的孤岛，我们就越能保持一切正常。谢谢。

艾伦·巴雷特：

谢谢露丝薇斯。我是艾伦·巴雷特。我可以代表 AfriNIC 发言，不能代表其他 RIR。我确实尝试与社群的其他部分互动。我们与 AFRALO 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所以我们鼓励 AFRALO 参与 AfriNIC 会议。他们也会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有时也去参加他们的会议。

我们还尝试与政府互动。在 AfriNIC，我们成立了政府工作组，我们会在更大的会议中开一次小会。我们每年会开两次会，持续大约一个星期。通常有大约半天的时间，我们会与包括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在内的政府进行一次小型会议，我们可以和他们谈谈号码政策和技术领域的未来。

我们还尝试尽可能多地教育有需要的人们，如何转移到 IPv6、设置互联网交换点以提高性能和稳定性以及根 DNS 副本和其他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做更多，特别是如果我们有更多的预算，我们一定会尝试。

罗恩·达席尔瓦：

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鲍里克：

是的。谢谢露丝薇斯。我知道 ICANN 董事会的人员流动也相当大，总是有一些新面孔。

在这个案例中，说说 RIPE NCC，我们开展了很多外展活动、培训和教育活动。过去几年，我们曾经和所有 RIR 一样，与 GAC 确定了相当固定的时间安排，主要考虑 IPv4 耗尽和 IPv6 的问题。信息更新也相当固定。但最近互动已经非常明显地减少了，因为 GAC 忙于其他事情，这也是好事。

如果你们有关于谁愿意参加此类培训外展活动的信息，那么我相信我们可以看看。很高兴能这样做。对 ICANN 董事会显然也是如此。

罗恩·达席尔瓦：

奥斯卡，每个人都轮流发言了。你想发言吗？

奥斯卡·罗伯斯

(OSCAR ROBLES):

好的。跟 AfriNIC 与 RALO 所做的非常相似，我们与 LACRALO 也签了谅解备忘录。我们是从今年开始实施的。

我们在该地区开展了一些活动。大家知道，我们在蒙得维的亚有一小栋楼，帮助我们与社群其他部分以及来自社群不同部分的九个组织进行互动。

同时，我们也利用这种合作机会，根据我们的目标和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与 ICANN、互联网协会以及社群中的其他组织一起在该地区组织活动。

另外，我们知道这些活动并不能解决所有事情，但是我们能够也愿意参加政府或公民社会举办的其他活动。例如，LAC IGF，即互联网治理论坛，秘书处由 LACNIC 管理。所以在这方面，LACNIC 也愿意参加这个为 GAC 代表提供的欠服务培训班，因为你提到明年会利用这个，你们将在这个地区举行两次会议。如果有机会，我们非常乐意分享我们的技术专长。

罗恩·达席尔瓦:

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鲍里克:

好的，非常快。我听我的同事说正在与 RALO 来往。今天下午我也要去与 EURALO 签署谅解备忘录。我很快就注意到了（说名字）。当然，还有 ICANN 内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我们

与他们互动。特别是 EURALO，我们开展了长期的参与活动。是的，就像那样。所以我们也正在做。

罗恩·达席尔瓦： 菲利兹。

菲利兹·伊玛兹： 我是菲利兹·伊玛兹。我想从两个角度解答这个问题。露丝薇斯，我想我们对此有很多共同的想法。

一个是 EURALO。阿克塞尔已经说了。

我觉得你也提到了。你怎么知道？

另一件事是，首先，我也想作为 ASO AC 的 RIPE 代表说点什么，而不是作为 ASO 的主席。对于该地区的 RIPE，我了解得更清楚。

RIPE 做了一件事，是 RIPE NCC 做的，我认为非常成功，他们通过他们所说的圆桌会议进行互动。他们提出了一些 — 怎么说呢 — 或许是怎样说才符合对国家政府、政府当局、监管方的描述。他们不是独立完成的。虽然 RIPE NCC 为这些会议提供便利，并将相关员工作为这些会议的专家，但他们还邀请了业界人士参加。由于我的专业知识相关，我曾经受邀参加过其中一场会议。

运营商和技术社群通过在 RIR 会议或 ICANN 会议之外的 RIR 的协助下，与政府当局找到了另一个参与领域，但他们不一定参与其中。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很好的实例。其他地区也有这样的例子。所以露丝薇斯，既然你们有联系，也许你们也可以把那些需要参加这些会议人连接起来，因为我们都需要 — RIPE NCC 都知道你知道什么，对吗？他们总是可以得到帮助。

我想提的第二件事是，作为 ASO AC 主席，统称为 ASO Ac，我们每年会在一次 ICANN 会议上至少召开一次会议。这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在其他会议上进行，而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我们的资源有限，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参加 ICANN 会议。预计 ASO AC 有 15 位成员将参加一次 ICANN 会议，这是我们在年初将召开 ICANN 会议的事情就决定的。由于会议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正在试图把它放在一个人人最多的会议上。如果对新的会议结构等有其他建议，我们其实很乐意听听。因为 2018 财年或明年，我们还没有做出这个决定，预计哪场会议我们都会在现场，我们可以就此进行公共协商。你们可能还记得其中一位是发言人，我们喜欢这种互动。如果你在一次短会上发言，也许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政策会议，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和我们打交道。所以请提出所有想法。

第二件事，我想再次呼吁，在这些会议中，多次与罗恩一起把大家的能力连接在一起，我们说了我们想提出想法，或者我们

希望这些会议与当时 ICANN 社群在会上提出的需求和问题相关联。对此我们需要你们的意见。我们不知道当时什么更重要或更相关，所以如果你提出这些问题，我们也会考虑，他们所谓的 IA — 跨社群，但是在会议的两个社群之间。我们也可以组织这样的会议。所以，请帮助我们创造这样的环境，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件事。我们只会提出我们认为相关的事情，但不一定与其他内容相关。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菲利兹。之前我们说到保罗·威尔逊不能加入我们，但是我们邀请了来自 APNIC 执行委员会的肯尼·王 (Kenny Wong) 和财务主管参加会议。你想谈谈 APNIC 吗？

肯尼·王：

好的。谢谢，罗恩。我是肯尼·王，APNIC SIG 委员会成员。就能力培养而言，尤其是对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公共部门来说，基本上我们与 RIPE 的运用非常相似，因为我们有合作性 SIG，合作性 SIG 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自公共部门、监管方和政府官员。而且对于非洲的后续工作，我们也有一次 GAC 会议，作为一个来自亚太地区的 GAC 成员。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公共部门所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为亚太地区的执法机构提供大量的能力培训，并与我们的许多监管机构、政府官员在网络安全方面进行合作，例如，我们参与了很多亚太地区的 CERT 活动，同时还赞助了一个官员组织，以及很多不同类

型的组织的能力建设项目，并且还参加了 ICANN 亚太办事处等机构的工作，以及与亚太地区区域互联网治理论坛合作开展了不同类型的公共活动和大量委员会参与活动。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布拉杰什，你还想发言吗？

布拉杰什·杰恩： 布拉杰什·杰恩。我只是想谈谈肯尼·王提到的合作性 SIG。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我认为是相关的，回到这个问题，前村昌纪和我一直在董事会里工作，特别是鼓励非数字董事会成员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亲身参与 RIR 活动。我们在这方面相当成功。但是正如阿克塞尔之前指出的，有很多变化。董事会今年来了五位新成员。去年我们也有五位新成员，数量相当可观，在此之前有三位。所以在过去的三年中，我觉得这些数字是正确的。董事会有 13 位新成员。这非常重要。事实上，董事会里只剩下三位成员不是第一年任期，三到四位。史蒂夫，你可能记得。差不多是这样。但其余的在董事会都处于第一年任期。所以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董事会。前村昌纪和我过去一直致力于鼓励我们的董事会成员参与号码社群，现在我们有新人要鼓励和带动，确保他们有机会了解 RIR 中发生的事情，号码政策制定流程是怎

样的，号码社群有哪些问题，主要有哪些担忧。显然这都发生在 ICANN 以外的 RIR 会议上。所以我们会继续这样做。你有意见吗，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鲍里克： 是的，我们发现你特别想与我们的社群会面。那太好了。非常乐意。我上周与你和我们的董事会开了会。也许应该向新成员重申一次，我们长期邀请你们来参加所有 RIR 会议，我不能代表你们发言，但我觉得是一样的。但是当然对于 RIPE 会议也是如此。在阿姆斯特丹，办公室的位置很方便，随时欢迎大家来办公室。我们还有很好的咖啡师和咖啡。

罗恩·达席尔瓦： 史蒂夫。

史蒂夫·克罗克： 接着你的观点来说，没错，我非常关注这个话题。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人口缺口，就好像经过了一场大战争或失去了一代人一样。我走了。明年乔治 (George) 和麦克·希尔伯 (Mike Silber) 两个人都要休息。之后那年，谢林结束任期。再之后那年，2020 年就轮到克里斯 (Chris) 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三个三年任期。这意味着目前在董事会中的所有，除了我所说的人之外，全都处于第一年任期。没有人在第二年任期。所以这将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整个队伍的人都是新的。我们已经

做了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而且预期还会有更多事情发生。人们对学习曲线相当有意识。所以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将来龙去脉转移到文档中、建立关系等等。这将是全新的时代。

罗恩·达席尔瓦： 谢林。

谢林·查拉比： 现在，我想说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正在思考史蒂夫刚才所说的话，我认为新的董事会成员必须加快速度。我的意思是，承担我们过去没有的压力。而且我们有时间去习惯，而且现在也处于练习和努力阶段。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更快地做好准备，社群能感觉到，斯蒂夫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平稳的过渡，而且我们都已经到位了，并且正在加紧解决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提名委员会以及所有任命机构的帮助，确保不仅能带来新鲜血液，而且还能带来一些经验填补空白，如果可能的话。

回到阿克塞尔谈到的会议相关想法，我想在马赛有一个会议，我已经记在我的日记上了。我会去的，这是肯定的。他还说，我们可以去总部喝一杯咖啡，这还不能保证，但我们会尽量做到。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我们 —

谢林·查拉比：

对不起，谈谈我去年在毛里求斯说过的，我去了 AfriNIC，但艾伦不在。他在非洲出差。但是他的团队非常欢迎我。他们带我参观了各个部门，坦白说，令人大开眼界，对我来说绝对是一次很值得的访问，因为第一，我可以看看他们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挑战是什么，还能看到他们所做的杰出工作和外展活动，以及他们为社群中的一大堆人提供的培训。我们作为董事会，去接触、访问、参观、学习并成为你们的一份子对我们来说其实非常有益，只要你们需要我们，我觉得你们并不需要太多东西，但只要你们需要，至少我们能配合，我们可以帮助和支持你们，准备好提供服务。非常感谢。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你，谢林。艾伦，交给你之前，请让我 — 我们从五个注册管理机构中的四个都听到了这个消息，我找找莱斯利在哪里，想知道她是否想代表 ARIN 发言。还有其他人吗？纳特 (Nate) 躲在后面吗？哦，纳特也在。你为什么不 — 我问问艾伦。你还有事吗，艾伦？没有了？好的，纳特。谢谢。

纳特·戴维斯

(NATE DAVIS):

大家好。我是纳特·戴维斯，来自 ARIN。确认一下，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是各个 RIR 在各自的地区正在做什么，建立关系。除了 RIR 在这里已经提到的其他一些事情之外，我们当然还有一个叫做 ISTAR 的东西，我们与互联网协会以及包括

ICANN 在内的其他组织合作。与其他 RIR 类似，ARIN 在全美国也进行了大量的外展活动，同时在我们所代表的加拿大和加勒比海地区也开展了活动。我们确实与 NARALO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合作协议，与 RIR 不同的是，我们没有花费太多时间进行培训，但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外展活动并支持运营社群，无论是加拿大运营商 — 运营商社群还是北美网络运营商集团。而这正是 ARIN 所关注的。所以我认为，多年来，我们在建立这些关系和建立支持方面一直非常成功，ARIN 最有效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纳特。你还想发言吗？艾伦。

艾伦·巴雷特： 大家好，我是艾伦·巴雷特。是的，我想再次强调，我们欢迎 ICANN 董事会成员或 ICANN 员工参与 AfriNIC 会议，如果想要像谢林一样参观我们在毛里求斯的办事处，随时欢迎。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凯文。

凯文·布隆伯格： 凯文·布隆伯格，来自 ASO AC。我个人到访过很多地区，我发现在许多不同的行业、协会和组织类型中出现问题时，社群

非常愿意提供帮助和指导，每一个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问题和技能组合。我还参观过一些不同的机构，因为人们想要展示、解释和帮助理解。我在 ARIN 地区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博客。不是 ARIN 员工的博客，而是社群成员的博客，上面展示了 IPv6 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我们如何改进它，以及你们可以怎样做。你会发现社群总是很愿意提供帮助。这就是我多年来从个人经历中看到的。

罗恩·达席尔瓦：

卡勒德。

卡勒德·库巴：

谢谢，罗恩。作为董事会成员，在我所在的地区，我也需要认可 RIPE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工作。他们在海湾的办公室与社群仪器做得很好，所以谢谢你们的支持。我还想认可 AfriNIC 在我的国家突尼斯所做的工作。我知道社群会支持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卡勒德。我们的时间快到了，我想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的会议。前村昌纪，你有结束语吗？

前村昌纪：

不是结束语，而是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本次 ASO 与董事会的联合会议。我还需要（听不清）我的同事们，因为这意味着所有董事会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在 ICANN 会议上，我们的时间安排有很多冲突，显然 ccNSO 的会议就出现了冲突。所以，我收到了来自 CC 的董事会成员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和麦克·希尔伯的消息，他们想向大家问好。请接受他们的道歉。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很好。非常感谢，前村昌纪。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谢谢。

[会议记录结束]